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六月六日 星期五 第二一六號

發行人 匡 開 其　時代書報出版社

本社出版：
故事叢刊 夫普人 著 從軍日記 定價三千元

今日三場 杜美 四顆心

東北戰事繼續南移
豫北大戰在醞釀中

（本報綜合報導）西安外圍共軍，三日繼續增至二萬餘人，大小砲卅餘門，分由東南、東北、西南三面，以猛烈砲火向城內襲擊，城外火車站半拉山等陣地，尤為激烈。長潘綫戰事，逐步向南部移動，惟共軍第二縱隊主力現在昌圖四郊與守軍展開激戰。

攻陷吉海路烟筒山雙河鎮之共軍第四縱隊一部約兩千餘人，三日下午沿公路至吉長公路交叉點之瓷路河，該地距吉長鐵路之九台，約有二十華里。據另一消息：吉南雙河鎮共軍，四日晨北進，午後與西陽守軍開始接觸，入夜展開據點爭奪戰，迄五日中午止，激戰仍未已。

晉東北共軍西移，最近將渾源主要堡壘機械所重要機器全部運往晉西北興縣，而靈邱土坦村小型兵工廠，亦遷至下關鎮（平型關東）。

共軍劉伯誠，兵力悉移至湯陰東南地區，濬滑一帶，刻已呈緊張狀態，豫北真面目之戰門，日內勢必揭開。

程天放籲請美國加強對國府援助

（聯合社舊金山四日電）出席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巴黎會議之中國代表程天放今日在此間宣稱：中國國民黨藉美國經濟援助，力能自行解決共產黨問題，穩定中國貨幣與戰後經濟需款甚巨，指定貸款之五億美元將為其中第一期借款。程氏不欲指稱最後或將需要幾何借款，但指出當初進出口銀行指定五億美元時，中國官定美匯為法幣二千元對美金一元，此第二官定匯率為一萬二千元，黑市則為三萬三千元。除非美國在六月底以前對此借款有所決定，否則美國國會對於借款問題，勢必重新討論；共和黨衆議員近在華府告余，其他議員等將促國會在六月底以前有所決定。……

中國地圖須受檢查

（聯合社南京四日電）國府今日頒佈中國地圖檢查條例，下令禁止各出版社未經政府核准擅自刊行中國及其領海之地理圖表，並禁止國外所印中國地圖未得中國政府許可而在中國翻印或售賣。國防部如果認為軍事上必要，有權令請內政部禁止公開售賣。違反此等條例者得處國幣五千元以下罰鍰，地圖沒收。普通中國地圖，水道圖等均在禁令範圍之內。

南京學生最近動態

（聯合社南京五日電）金陵大學學生今日否決學生治會發動罷課七天之決議，僅贊成明日起停課三天，藉表同情於六月二日喪生之……

看中國學潮
菲律濱華僑籲請國府重視民意

（聯合社馬尼剌五日電）菲律濱華僑重視中國學潮。擁有廣大讀者之「華僑商報」社論稱：「學生與教授之抗議，足以反映一般輿情，據此，必須視為民意之具體表示。……」

美工商界預測
美經濟命運
謂即將有「相當衰落」 但不能就是不景氣

（聯合社華盛頓四日電）參衆兩院經濟委員會今日由主席塔虎脫發表正式聲明稱：根據調查結果，工商界領袖答案之五百八十三人中，雖大多數預測今秋工商業將有相當衰落，但不足達謂美國將臨經濟不景氣。……

美將貸菲五千萬元

（聯合社華盛頓四日電）國際金融顧問委員會已向復興金融公司建議，核准菲律濱借款五千萬美元。……

美國衆議院通過限制罷工的法案

（聯合社華盛頓四日電）衆院今日以三二〇票對七八票通過限制罷工與工會活動折衷法案……

武漢大學學生三人

匈牙利將舉行普選

（法新社匈牙利京城四日電）此間主管方面頃談稱：匈牙利總統蒂爾迪將於今年夏末解散議會，舉行普選，……

黃仁霖訪杜魯門

（中央社華盛頓四日專電）黃仁霖少將今日訪問杜魯門總統，且將勵志社戰時工作成績一份，面交杜總統，其中表明勵志社於五年時期中，予在華美軍之協助成績。

英不保留基地
印度完全獨立後
印督向記者們宣稱

（聯合社新德里四日電）印督蒙巴頓今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依照英國新方案，印度獲得全完獨立後，英國將不再保留基地。任何外國在印度保留基地，殊屬不當。……

對印分治計劃英經濟界淡然

（法新社倫敦四日電）關於英國政府就印度問題所提出之新計劃，前任首相邱吉爾……

印度兩藩邦將宣佈獨立

（法新社新德里五日電）頃悉：印度南部之特拉文哥與羅柏爾兩藩邦，即將宣佈獨立。……

黑龍江畔青年的城

（塔斯社伯力四日電）年輕的蘇維埃城（康索馬列斯克）第十五周年紀念，將於六月十二日舉行慶祝。……

世界青聯在蘇開會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下屆會議決定，將在莫斯科舉行。……

英國不贊成單獨訂和約

（法新社倫敦四日電）關於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范登堡所稱：……

美蘇談判聲中 南朝鮮左派抬頭
紛紛向美蘇發表聲明

（新亞社漢城五日電）據悉：……

匈法西斯陰謀敗露

阿爾古斯

……直到擊敗希特勒德國和它的匈牙利走狗為止，匈牙利乃是歐州最後落後國家之一。它事實上屬於封建性國家，那裏，土地是掌握在極少數的封建世家手中，而農民則數千年來都是東縛在土地上。新民主的匈牙利結束了此項封建狀態，並於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進行了真正的民主革新。其中特別重要的乃是土地改革，歷史上第一次，它交給了成千成萬的農民以他們自己所有的土地。……

保國總理季米特洛夫
答「每日郵報」記者問

（塔斯社索非亞四日電）各報發表保加利亞總理季米特洛夫對於「每日郵報」記者斐當所提問題的解答。……

本市新聞

市參會延二日後會
昨宣告正式閉幕
大會通過預算審查草案

（本市訊）市參議會一屆第二次大會，延會二日後，昨日舉行第八次會議後閉幕，第八次會議中通過市府施政報告之決議案及都市計劃草案，三十六年度歲入歲出總預算審查報告限定預算二千四百二十八億，追加預算七九四億，共為三千二百二十二億。

市公共汽車職工
昨晨一度怠工
調解後下午即告復工

（本市訊）市公用局公共交通公司所屬一路至十一路公共汽車全體司機及售票等，共一千五百餘人，近因要求改善待遇及工作時間等問題，……

失業工人請願救濟

（本報訊）中華書局失業工人……

交大學生呈書教授會

（本報訊）國立交通大學定於今日上午十一時召開全體教授會議，……

小本貸款基金增加

（本市訊）市府小本貸款委員會以市參議會通過，……

各業指數糾紛
社局竭力調處

（本市訊）昨日市社會局調解勞資方因指數問題而發生之糾紛……

大學教授開座談會
商討營救被捕學生

（本報訊）本市各大學教授聯合會，於昨日下午三時舉行座談會，出席者達四十餘人。……

暨大教授學生簽名保釋運動

（本報訊）暨南大學……

指數折扣底薪百元以上 勞資自定

前工部局華員退職金
短期內公告發放

（本報訊）前工部局華員代表張菊生、朱慶湘、林榮、沈耀隆等十餘人，於昨（五）日上午至市政府面謁吳市長，請求早日發給退職金。當由吳氏偕同財政局副局長胡文元予以接見。……

大夏大學師生營救被捕同學

（本報訊）大夏大學學生徐鑫，休學潘、宋丕文、金時豪、姚易軍等五同學被捕後，該校學生已組織「大夏大學廿二學術團體營救被捕同學聯合會」。……

對處理學潮 小學教師的意見

（本報訊）上海市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對處理學潮發表意見，略謂：「我們同意各大學教授和中等教育研究會的主張：……」

略談詩的形式

恆曦

「因為內容的不同，詩是要穿着不同的衣服的」。這句話不僅表示着詩有着各種各樣的形式的意思，也同時說明了詩不需要有一定的形式。

這是實在的，新體詩最初的產生，主要便是因為中國的舊詩受着平仄，韻律，字數等等的限制，已經失掉了「詩以言志」的本義，道入於純粹雕琢的，纖巧的「做」詩的末路了，借用袁子才的話，這是沒有性靈的詩，僅是各個文人的技巧的表演，賣弄才華而已。（當然也有少數的例外）。新體詩的產生便是要擺脫這種種傳統的拘束，做到「言志」的境地。

前面所謂平仄，韻律，字數等就是舊詩的精粹，這是為一般不滿新體詩的復古者所經常提到的，這也就是舊詩的最具體的形式。無須諱言，這種形式可以增加舊詩的外形的美，但對於舊詩的內容却有着絕大的戕害。有二句成語「以辭害意」「削足就履」，在中國歷代詩人的詩作中，這種情形是屢見不鮮的。

然而，形式之於詩不是絕對有害無益的，既經寫成了文字的東西，也沒有法子使它沒有形式存在，所以儘管新詩以解放情感的束縛為口號，却仍然有着它的形式。不過這形式不是固定的，不像舊詩一樣有所謂絕句，律詩，五言，七言等等刻板的規定。新體詩的形式是隨內容的需要而定的，是由詩人自由創造，自由運用的，其功用不過是加強詩的情感的表現能力，使詩的可感性與可共鳴性發展到最高度而已。

似乎好久以前有人這樣攻擊過新詩，認為新詩沒有一定的形式，不夠算是詩，對此，除開認為此公還不明白詩之所以為詩，詩的形式與詩本身的關係而外，實在也沒有什麼話好說的。相反的，我們以為新詩不僅在今日已經成為詩了，而且能夠在廣大的擁護中產生蓬勃的生氣，以雄偉的力量壓倒舊詩，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新詩能夠不拘於一定的形式，能夠自由創造，自由發展，痛快淋漓地暢所欲言的緣故。

田間的跳躍式的生動的形式，因為有田間的內容與田間的戰鬥的情感，艾青的詩的形式和田間是不同的，因為艾青的內容和田間兩樣，艾青的情感也和田間的情感兩樣，我們不能要求田間用艾青的詩的形式，同樣我們也不能要求艾青這樣作，除非他們有一天自己感覺到有這種需要的時候。這對上面曾經說到的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而提到艾青，關心詩作的人一定知道這位詩人一向是以恬靜的白描著稱的，最近幾年來，我們也看到詩人已經更深地滲入了人民的情感，以素樸的，簡潔而有力的形式來創作新的詩了。此種顯著的轉變，如果就詩的本身來說，更恰好證明了詩的形式是因詩作的內容與詩人的情感而定的，而且也更進一步地說明了新的詩人如果要求進步，除開充實生活經驗，明辨是非憎惡，以及寬廣的擴展熱情等基本的條件而外，在詩的本身，也必須注意到不要自縛於一個固定的形式的囚籠裏。

最後，我更敢於斷言，新詩的前途必然是寬廣而長遠的，但假如有一天新詩的形式也落入了一個定型，則新詩也將如舊詩一樣的沒落而至於完全崩潰了。

徵稿啟事

（一）本刊歡迎投稿，舉凡雜感、文藝短論、散文、報告、速寫、小說、木刻、漫畫劇均所歡迎。
（二）本刊編輯室人手不多，無償退稿恐有遲延，故請惠稿者予以合作，即需退稿或通信者請附寄就姓名地址貼就郵票之信封。
（三）惠稿請寄本報編輯部——成都北路九七三號，上書「新生」副刊收。

窗

向前

一

在曉村養病的時候，我住過沒有窗的屋子；而且，在那沒有窗的屋子裏，消度過很長久的歲月。

沒有了窗，便看不到陽光，不能和大自然的光明接觸。屋子裏終年是黑暗的，終年需要點燃一盞豆油燈，不論是日間或者是晚上。

好幾年了，我就讓自己埋葬在墳墓似的小屋，黑暗的，沒有窗的小屋裏。我想看窗，夢着窗，——讓窗帶給我光明，讓光明來醫愈我那被黑暗的繞畫腐封着的孤寂的靈魂，讓我沐浴在陽光中來洗滌被腐蝕過的肌肉的創傷。

窗，我渴念着你呢。

然而，一種封建的迷信的觀念，主宰着那些禁錮我的兒輩——我那是這樣不徵地稱呼着那些看護我的家人——他們冷酷地拒絕我不止一次提出的對窗的要求。

我生活在沒有窗的屋子裏，永遠沒有窗的屋子裏，永遠是黑暗的，需要點燃一盞豆油燈的屋子裏。

我為自己可悲的命運，將永遠葬身在墳墓似的黑暗的小屋裏的命運而痛哭。

窗——我喚着你的名字，我想着你，整天整夜的想着你，我把自己的臉頰偎貼在那粗糙的土牆上，我幻想着那粗糙的土牆上，將會是一塊柔滑的窗上的玻璃，我陶醉在自己編織的美麗的幻夢中，我用那美麗的幻夢來支持似乎已不能延續的生命，我用那謊言的幻夢來填補寂寞的靈魂中的空虛。

但是，土牆終究是土牆，小屋還依舊被無盡的黑暗統制着。破碎了的，虛無的，煙霧似的幻夢加深了靈魂上的創傷。

我的情操是那樣不可抑制的瘋狂了，我不能忍受這無盡期的黑暗，我要窒息，我要反抗，我要打破這牆的桎梏，我要陽光……

我失去了理智，瘋狂地捏緊了拳頭，使盡全身的力氣，向我仇恨的牆上搥去，不斷地打通這牆，我要開闢窗子，迎接窗外唱着愉快的歌的陽光，迎接窗外和平的村莊，迎接窗外綠色的大地……

我那瘋狂的舉止，終於驚了看護我的家人。

從此，小屋裏有了一扇窗。

二

我收拾起那盞陪伴了我好久的豆油燈，也收拾起我心底的積鬱，我不再需要它們了。

我把窗子開着，讓燦爛的陽光照遍了我的小屋，讓和風帶着土地的氣息和花草的芬芳送進我的鼻膜，讓鳥兒為着大自然的和平與美麗，對我唱起動人的歌，讓潺潺的流水奏着幽靜的樂曲向我開的窗子讚美，也讓那清越的月光在小屋的四壁抹上銀色的光彩。

窗帶給我最大的快慰，我的情操從憂愁的痛苦中解放出來，我整天倨在窗口，向浩瀚的大地致敬禮，我歌唱着，讚美着那光明，那窗所帶來的光明。

我開放着我的窗，永遠地開放着我的窗，只有在暴風雨來臨的時候，只有在驚心動魄的時候，只有在電閃過無垠的夜空的時候，只有在雷響徹過寂靜的原野的時候，只有在排山倒海的狂風殘酷地怒吼着，摧殘着大地上的生物的時候，只有在可怕的暴風雨呼嘯而來的時候，我才緊緊地關上窗子，掩着耳朵，閉上眼睛，躲過那可怕的暴風雨的襲擊。

然而，在雨後天晴的明天，我又推開了窗，向在暴風雨的轟炸中倔強地活下來的生物唱着讚美的歌。

我帶着美麗的幻想，安眠在窗的旁邊。

三

然而，有一次，我向窗控訴了。

在那靜謐的秋夜裏，一切都溶解在睡夢中，只有那條小河被月光撫慰着，泛出灰白的微光，洗刷着隄岸旁晶瑩而細小的石子和凝結的沙塊，向着遙遠的遠方，無憂無慮地流去。

一切都是靜謐的，靜謐的流水，靜謐的泥土，靜謐的田野，靜謐的大地……

我伏在窗上，朦朧的微醉地浸沉在這迷人的詩情中，忘掉了秋夜的風帶來的涼意。

但是，就在這靜謐的夜裏，就在這柔和的流水旁，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站着一個懷抱着嬰孩的少婦。借着那清幽的月光，我稀疏地看出，那少婦的臉上蒙着一層痛苦的陰翳。我突然認出這是曹二嫂——丈夫剛被拉去做砲灰的可憐的女人。我驚叫起來，預感到不幸的悲劇即將來到。

就在這一霎眼之間，靜謐的夜空中微微地響起潑水的聲音。——

不幸的女人和剛出世不久的孩子便葬身在流水的底下。

又有一天，也是在靜謐的夜晚，好多個像演被反綁着雙手，在刺刀的威脅下，背着凄離子，走向戰爭的祭台。

我連好幾天，我躺在被窩裏，不敢起身，我緊閉着自己的眼睛，不敢望一望窗，更不敢向窗外注視，我怕看那悲劇的重演，在那被我所歌頌着的大自然裏，我怕這殘酷的現實，會更劇烈地打擊我底美麗的幻景。

我不願意讓窗帶給我幻滅的悲哀。我甚至想把窗從新用泥土堵塞起來，讓我的腦海中，永遠地存有着一個美麗而完整的幻夢，永遠不會被殘酷的現實粉碎。

四

但是，我終於沒有這麼做，我沒有堵塞我的窗，我還是讓我的窗開着——我要正視這現實，我要認清那使人痛憤的醜劇的主演者，我要通過了窗，從小屋裏飛出去，我要愛，我要恨，我要把我親手編織的美麗的幻夢實現。

我讓我的窗開着，整天整夜，整月成年，我的窗將永遠地開着，向着陽光，向着田野，向着大地，也向着排山倒海呼嘯而來的暴風雨——

我再也不懼怕了的暴風雨……

天堂地獄之間

路翎

可是嚴科員是不動容色的。他對王靜能是極端輕視，極端痛恨的。這一年來，他不斷地挖苦王靜能，王靜能總以為他祇是開開玩笑，有時甚至因他也居然和自己開玩笑而感到一點親切和溫暖。但現在他是露出了全部的冷酷的面目了：他憎惡王靜能這個窮光蛋。在他底眼光裏，凡是沒有偷來的嫌疑的東西，比如王靜能自己底衣服之類，都是不屑一看的；他輕輕地用兩個指頭翻着這些衣服，好像它們是什麼骯髒的東西一樣。

「你查呀，還有我底身上呀！」王靜能帶着瘋狂的可怕的神情聲嘶力竭地叫，「再不然你查出來我賠你一百萬！」他轉向那個站在門邊抱着手的會唱戲的同事說。

「你究竟查到了沒有？你究竟查到了沒有呀？要是沒有查到，告訴你們，你們就要賠償我底名譽的損失！我告訴你們，你們，喂！」當他們走出去了以後，他昏亂地追着喊。但這時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他呆呆地站了一下，昏亂地衝了回來，拚命地捶着胸口，倒在床上了。他底母親，是坐在桌子旁邊悲痛地哭着。

「你們查不出來要賠償我底名譽呀！」第二天一早，王靜能就到辦公室裏去這麼叫了起來。但即刻科長就把他喊去了。

到了科長面前，他就不敢作聲了。科長沒有說什麼，但給他看了縣長所下的免職的條子，於是他恐怖地，呆呆地站着。

「科長，你以為我偷別人東西麼？」他用微弱無力的小聲問。「我不知道縣長底意思。」科長說。

他焦急地，絕望地喊，「科長，我底名譽要緊呀！」這時他才感覺到這事情有多麼可怕，忍不住地失聲哭出來了。然而他無論怎樣哀求都沒有用，科長叫工人把他從辦公室裏驅逐了出來。

他是非常留戀這間辦公室，留戀他底一切感情，一切生趣和夢想：他仍然覺得他所遭遇的事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回到家裏來就病倒了。第二天，他底母親到辦公室裏來大鬧了一場，拿去了他剩下來的一點東西，連一隻筆也拿走了。他底病很快地沉重了起來，好些天都迷糊不醒，說着胡話。他是在做着那些夢，不斷地逃亡、追捕、槍決。一天早晨他夢見他挾着一批款子向山上逃走，後面追着一羣兵士對他開槍。他逃進了一個崖洞，無可再逃了，轉過身來貼在崖壁上看着追了進來的一個兵士，這個兵士粗短而野蠻，舉起槍來對準了他底胸口……忽然他底母親奔出來跪在這個兵士面前，兵士開槍了，他母親底血一直濺到他底臉上，同時崖石迸裂，他向一個無底的可怕的深淵裏跌下去了……「我祇拿回來我自己底一萬塊錢呀！」他大聲叫，跌到床下去，醒來了。

但後來有一天他略略清醒了，他向他底母親要他底那個鐵盒，但那個鐵盒子是空了，他底母親已經拿這個錢給他請醫生看了病。他捧着這空盒子看了很久，痴痴地想着，後來又向她親要那個剪報的本子。他重又開始研究那些貪污案，看着，想着，羨慕着，同情着，憤恨着，讚賞着一些人，憎恨着另一些人。下午的時候，他忽然覺得他應該到辦公室裏去上班去。他異常懷念那間辦公室，他覺得在那裏面是那麼安寧，窗外有兩棵樹，一切是那麼幸福。於是他重又悖厥過去了。

第二天下午，他底母親出去向他底舅舅借錢去了，他爬起來穿上了衣服，往縣政府去了。他很辛酸，他從前在這條路上一天走四次的，現在人們剝奪了他走這條路的權利了。一陣猛烈的頭暈使他扶住了一根電桿。然後他慢慢地在烈日下面向前走去。一個年老的乞丐迎着他跪了下來向他討錢，他讓了過去，但即刻又回頭看了一下，覺得這個老人是和他一樣的可憐，不幸，被這個人世所遺棄。他一面走一面為這個老人而悲傷地流着淚。忽然地他心裏騰起了男壯的氣概了，他迅速地走着衝進了縣政府。他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不幸的老人會給他帶來這麼大的勇氣。

「我也許要死了！死了也好！」他想，全身都浸在汗水裏，推開了辦公室底門。在好幾對他所熟悉的眼睛底驚異的注視下，一直向科長那邊走去。

「科長！」他鞠了一個躬。「我來跟科長說，」他說，興奮得顫抖着，「我自己活不活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底母親實在可憐，科長，我不過是一個鄉下人，一個老實人，」不等科長回答，他接着說，「我來，科長開恩，讓我再到科裏來，我一生一世感激你老人家，就是我死了的祖宗也要感激你老人家的！」他底眼睛燃燒着苦痛的火燄，「我並沒有拿別人東西，我對天賭咒，我老實說，從來不做壞事，科長，我不過拿了你抽屜裏一萬塊錢，是我自己本來送縣長太太的，我家裏沒有錢用，我想不送拿回去算了，不過這樣……科長……」他親熱地，懇求地喊，相信科長已經同情着他，原諒了他了，心裏燃燒着熱烈的親愛的感情，覺得科長底面孔生得非常動人，覺得科長是偉大的人物。

但科長咬着下唇，不理他。於是他絕望地，苦痛地喘息了起來，並且在喘息之間夾着幾聲悲痛的呻吟：一陣昏暈使他趕緊地扶住了桌子。

「科長！」他呻吟着，痛苦地握緊了拳頭，「科長，你同情我，你看我病成這個樣子，我還是一個青年！」他歪了一下，幾乎跌到地下去，接着他就更可怕地喘息了起來，眼睛直向上翻，臉上是充滿着那種極端痛苦的瘋狂的神情。他瘋狂地抓着胸口，然後又用力地抓着身上的衣服，「吳科長，一個人連討飯也還要給幾個錢的，你可憐我，我曉得……」

「你承認你開我底抽屜拿錢的，是吧？」科長說，咬着下唇，同時翻起眼睛來努力地看着自己底眉毛。

「那是，是我自己送的禮呀，我不送了不是一樣……」

「你，我啥嘛有什麼用！」科長說，乾燥地哈哈地笑了幾聲，然後又咬着下唇，翻起眼睛來瞟着那個嚴科員，和另外的幾個人，也笑起來了。（五）

蒼蒼的山崗

吳越

蒼蒼的山崗披一身明亮的太陽，
山崗上走着個俐落的姑娘，
天青的褲子、月白的衫，扁擔斜抗在肩上，
新磨的柴刀帶一片燦爛的陽光。

她的輕捷的腳步踏上了山脊，
回轉頭來招呼着身後的伙伴，
響亮的叫聲像一串鈴鐺，
久久地在寧靜的山間迴蕩……

她第一個登上了山的肩膀，
她吸一口大氣，挺一挺圓熟的胸膛，
捲一捲袖子，提一提汗濕的衣裳，
瞇一瞇眼，當涼風最初的吻觸到身上……

她第一個揮動着靈敏的臂膀，
響亮的柴刀，月琴般地錚錚錚錚，
微彎的體態浮影在明朗的天上，
是絕美的勞動的形象！

時代日報「新婦女」副刊徵稿

本報婦女復刊已於六月二日復刊，更名「新婦女」，以後每逢星期一出刊一期，盼婦女界注意！並請賜稿。稿例

一、來稿內容：㊀報導國內外各地婦女運動的動態。㊁報導職業婦女，勞動婦女，農村婦女，女學生，家庭婦女之實際生活狀況。㊂編譯婦女運動的史實。

二、來稿以通俗清順，簡潔生活，短小精悍者為佳，至多不得超過二千字。文長以千字到一千五百字左右為宜。

三、與婦女生活有關而富有教育意義及有關趣味之歌婦詩歌，如小型木刻，照片、漫畫等，均所歡迎。

四、來稿文字須謄寫清楚。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者請註明。

五、來稿一經發出，一律致酬。

六、若有時間性之稿件，則請於每期出刊前三日投遞，外埠所請於一週前航寄。

七、來稿請寄上海成都北路九七三號時代日報「新婦女」編輯室。

新園地徵稿

★新園地積稿逐漸理清，我們繼續歡迎新的寄稿。

★這是初學者發表習作的園地，同時我們也希望從這兒會出現青春的生命的熱力，新的營養和新的血液，對目前荒寂沉滯的文壇會帶來一點新鮮的氣流。

★文藝的花朵應該是千姿萬態，給奔騰澎湃的作者們想像的流，以任何一種的制限，都是最愚蠢不過的行為。但是不從歷史所課與我們偉大鬥爭目標的高度上去攝取千頭萬緒的現實，則能夠得到的將只是虛偽的死色的蒼白的東西，而不是大衆所要求的實現的真髮。

★我們要求作者一絲不苟的緊緊地貼着現實的一呼一吸，特別是真正從本身思想的凝煉，生活的經歷，鬥爭的體驗中所產生的作品。

★來稿如需回音批改及退稿，必須附以貼就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

本社新書！

亞歷山大洛夫著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梁香譯

每冊二千五百元

新園地

第三十一期

給戰鬥者

小容

「誰笑得最後，誰也笑得最好。」
今天伏於一切惡毒，狠辣的暴力，而獰笑着其暫時的勝利的，
讓他們去這樣做吧！
總有這麼一天，當總決算的時候到來，我們也會笑的！
就耐着這一個變，朋友！戰鬥下去吧！

× × ×

「敢於懷疑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不聽信我們前輩的話，不聽信一切橫暴者的號令！」這是盲詩人愛羅先珂說過的話。
真理永遠是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其歸向！

× × ×

在「萊茵河的守衛」中，我永遠銘記着這句話：
「有着飢餓和不幸的世界，決不是一個好的世界。」
遭受着一切的飢餓和不幸的人羣，他們會在自己或同伴們流的血裏，認清債主，凝結信心，而獻身在戰鬥的行列裏。
戰鬥着的先行者！要無情的堅定啊！

× × ×

一切是太明顯了！
連「死」都不能倒伏為求生存而呼喊的隊伍時，再慘毒的手段，難道就能滅了反抗的火種？
這還不更清楚地指示了「已」和「將死」的嗎？
朋友！即使是更窒息的日子裏，
「不論戰鬥怎樣無情，
自己說的話決不變更！」

× × ×

命！
「在不幸所給與我的無論什麼境地中不灰心，不屈服——這就是生命，這就是生命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說的。
人類是永恆地，在他們的苦難，流淚，呼喊，流血裏，奉獻着他們與生俱來的，給那些為着人類整個的愛而戰鬥者！
記着莎士比亞的一句話：
「這裏多的是憎，但更多的還是愛！」

五月的馬路

蕭葦

一、五月的馬路

一切
都在醒覺，蘇醒啊。
而——
五月的馬路
更跳動着
愛和憎，
正義的狂熱……

午安——
五月的馬路
陽光透着明朗的青烟
從綠蔭抽出了多少
嫩綠的萌芽
，我還感覺到
小草暗暗地
在石縫中的滋長
繫着紅領結的
鴿子
躲起了嘹亮的召喚
流動在金黃色的
空波中
生命的季節
還是生命的日子
清晨的五月

二、鐵流

「和——和——和和——」
人羣開始
似困倦的野獸
醒來
從污穢的小巷裏
從窒塞的泥屋中
從監牢的鐵窗
從陰沉的監視光裏……
這靈魂都匯攏來
向着跳躍的馬路
奔去呵！
這是
一切人的潮流
意志的鐵流啊！
沸騰着
血紅色的心呀
在五月廣闊的馬路上
搏呵！吶喊呵！
在破敗的卡車裏
前進呵！呵！
揚起的灰塵
遮掩不了

一切
這一片巨大的心海，它
是工人的
是學生的
是一切貧窮
勞苦的人們的啊！
「這些嘶啞的吶喊
這些襤褸的步伐
這些襤褸的人們和
燃着火般的辭句
都是寫些什麼啊？」
「這些高頭大馬
這些雄糾糾的勇士
這些美國的滑翔生
這些雪亮的刺刀
這些
又是為了什麼啊？」
一個陌生者問
馬上有一個
不滿十歲的孩子回答
「這是掙扎生存和自由
這是人民的求生存的門！」

人的潮流啊
心靈的潮流呀，以及
意志的鐵流，
你不停的向前流去，
在五月的有生命的狂熱的
大路上
前進吧
不要停流啊
暴風雨後
必然的晴朗
在等待你們——
那些精瘦的
貧窮的
勞苦的人們呵！
……

三、遠景

五月廣闊的馬路
吐着生命的氣息
洪笑了……——

天賜寶兒的來歷

王應麟

有座三等縣城，位於淮河右畔，河泛和風沙，使全縣的土地漸漸貧瘠，百姓靠天吃飯也隨着難起來；半截棉襖，一條腰帶，是八十歲鄉老兒的終生伙伴，落雨便漏水的三間土坯房和一間炕，耐性卓絕的人們，都有它掙扎的史話，不知吞服過多少苦辣了，困伏在裏面。

我家的房子，總算高了，可是在我十四歲的時候，父親高興地給我量，抬手觸到了屋棚，我滿懷得意的高尺了。從這時起，我相信，天下的房子，都不夠容下我了。

這個高傲，總於在一所高插入雲的教堂前幻滅了，那是十五歲的夏天，父親領我去老學，走到離家六里的魏村，看到了數百株青楊，拱衛着一所樓房，氣派的偉大和寬靜，使我放棄了呼吸，我抬起了永未拾起的頭，注視它的頂巔，睜圓了兩隻眼睛，探望着可能看到的一切——蜂兒蝶兒，軟草鮮花，我暗驚喜，滿心認為這是第二個桃花源了，可恨的父親，總是板着面孔趕路，一步也不肯停，當時我失掌地怨恨着。並沒敢說出口來，

三年以後的夏天，回鄉路上，重見到它，强烈地泛起舊底記憶，我感到它比紫禁城更偉大數倍啊！三年前的曆怨，今天是彌補的時候了，我忘掉了疲勞，忘掉了太陽已躥下樹梢，更忘掉了母親和弟弟在門外焦急的等候，只任興地跑進跑出，東瞧西窺；我看到了標誌着為真理而死的十字架，隆準美髯的文雅人，和一個六歲左右的男孩，淡黑的直髮，雪白的皮膚，鄉長的身軀——這分明是個混血兒，我沒有遲疑的便斷定了，

天黑了，我慶幸地走出，經歷六里行程；我高傲的想，它是我們貧窮的固安，唯一可以驕傲的了；高樓，十字架，美髯，男孩子，混血兒的印在心裏，一刻不停地在打旋，直到弟弟攙上身來，才知道此處已是家了。

晚飯後，祖父要看我比從前高了多少，使我想起了適才的一切，熱心的問起來，不知什麼緣故，誰都不願說，父親還竭力地轉變話鋒，我懷着疑惑的心情，不放鬆的問，『噯！』父親無奈何地嘆了口長氣；『這個堂子，說起來話長了，九年前，咱縣遭了荒洋鬼子，後來有一個沒走，他就看中了那塊靠河旁邊的風水地，圈了兩頃多好田，估下來，還到豆腐張，二禿子都討飯了。』

『告他呀！』我不平的問。

『你到那兒告呀？縣老爺也要向他作揖，他是洋人，又拉了些土混子（二流子），誰敢哼聲不哼？第二年春裏就動工了，周圍十里的人，都得去當伕（苦力），那麼高的堂子，誰造過呢？沒三天跌死一個，不兩天又跌死一個，大夥兒都不敢幹了；他說，沒關係，老天爺請去吃考勞（犒勞）了，堂子修好，就命跟神仙一道兒來的，』

『回來了嗎？』

『傻孩子！死了怎麼會活啊，直到如今，馬大嫂還守寡，後來造成了，家家按月交節錢，任怕你沒吃的也要交，』

『不交，看他怎麼樣，』

『誰敢不交呀！他說，神仙發脾氣不是好玩的，家裏不是着火就是死人；本來嘛！他燒着放火賊，一不留神，就把柴貨堆點燃了，』

我這時天真得心悸了，提到那個可怕的回想，便又往下問，父親再不肯告訴我；『不早了，快睡覺了，』便催我睡覺了，跑了一天路也該早點休息，走開，只剩下我，旁人也默默的各自去，寄望着明日。

次日這件事終於從隣居的小卜兒那裏得到回答，他毫不思索的說：『那是天賜寶兒，』還嬉皮笑臉重複一遍；『老天爺賜的寶貝兒，』我驚奇得很；『怎麼不送我一個呢？看來倒怪可愛的，』他狂笑起來，笑得接不上氣，肚皮痛了才停止，連連用手指點着我說：『你白念書了；天賜寶兒是黑人的，前天我叫保順天賜寶兒，他媽鬧上門來，險些打破我的鍋，爸爸趕我出去，一天沒給飯吃，』

『我總在外邊上學，那兒知道呢？怎麼回事？』我臉有些發熱，便耐心的問，

他說：『有天晚上鬼子帶兩個土混子，到西街李家，說神仙請他們二姑娘，她不肯去，强被拖走了；他們也不敢聲嚷，過了幾天，她半夜逃回來，以後……以後再沒露面，旁人也不曉得有這回事。次年清早拾糞的在亂死崗子上，拾到個小孩，他沒敢要，便送到堂子裏，鬼子說：還是老天爺怕他寂寞，送他的，所以取名叫天賜寶兒，還賞了拾糞的三塊大洋。那欄到酒，一個土混子醉了，在店裏吃醉了，便一五一十的都說了；這時李二姑娘，已經嫁給了咱村的傻鴨兒，還養了個兒子，又胖又壯，乳名叫石頭，剛三月事情傳出來了，弄得傻鴨兒不敢見人，一發火就把她毒打一頓，隨後休了（離婚）她，』

『她怎樣呢？』我追切的問。

『她哭得死去活來，不肯回去，還跳過兩次井，總說不要救她，傻鴨兒把她綑起來，擱兩個人，到她娘家，抛到院子裏就趕回來了，她媽媽送出大門就昏倒了。』他呷了口茶，深吸了口旱煙。

『再後來呢？』

『後來呢？』

『再後來聽說她偷拿把菜刀，半夜三更的蹲在堂子門外，自己砍頭了，天亮她媽發覺追去，頭不知上那兒去了，起早趕集的說，看見條野狗，銜着個血淋淋的東西，向墳裏跑去，後來只找回來一團染紅的頭髮，』說到這裏，他鼻子酸上來，眼圈一紅，便着了口。我也梗着嗓子，呆呆的望着他，悲痛地回憶到昨日和三年以前了。

——淡黑的直髮，雪白的皮膚，這分明……

數百株青楊，拱衛着一所樓房……蜂兒蝶兒，軟草鮮花，我暗自驚喜，滿心認為這是第二個桃花源了。

一九四七．六月二日

獄中的伙伴

小平

第六隊被捕的消息傳來，
我們並沒有悲傷；
「男同學能做的事，我們也能夠做，」
她們光榮地被捕了。
我敬佩，興奮地寫下。

黃昏的時分她們回來了，
可是少了一個；
悲憤，憎恨，我們要問：
誰陷害了她？

在暴虐者的監牢裏，
「望你保持着驕傲的榜樣。」
你艱辛的工作我們在繼承着，
而仇恨更加大了我們的力量！
真誠的友誼會穿過陰沉的牢門
達到你的身傍。
我們以全力爭取你的自由和更多人的自由，
不達這個目的，我們絕不甘心，
等着吧伙伴，我們正在灌溉着自由之花！

讀「習作」

丁肇

讀習作，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極流利的文章，這是可喜的；但總不免嫌其太單調：見解常只是那一點，縱有卓見，又多為片而的。這誠然是初作者思想力的不能通密，觀察力的不能遲到所使；但我們能和作者去談談，每每覺得許多問題和方面，他並不是不能想到，而是不去多想的原故。這種毛病，曾經是魯迅先生針對着說過的：「當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決不看到一點就寫。」

讀習作，我們又常可以看到許多極流利的文章，主題不明，思路不清，每段所下的考實工夫，又明白的顯示給我們，這種不關和，誠然也是作者思想的不成熟，但作者不能顧到全體的原故，但作者意識的不清楚，頭腦的不清朗，而卻要在這種情形之下，硬寫下去的要榮，也是魯迅先生針對着說過的：「寫不出的時候不要硬寫。」

讀習作，我們還常常可以看到過份浪費筆墨，太失之於簡潔，和小紙過多，但作者又根本便有此能力改好的地方。這當然有關於習作者寫作修養的深淺，但這種能改而不去改的，粗疏的，才子名士式的毛病，使算是放棄了自己當作的修養，不求更進的情形了。這也是魯迅先生曾經針對着說過的：「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删去。」（自然這種毛病，也有關係，着一味的態度，不顧正規，不肯自動去改寫，也最容易變成依賴的心理，把這毛病始終延續下去的。）

所以上面習作者幾個毛病的根源，我們又可以看出那是由於寫作的態度的不嚴肅，從內在便怕用思想，怕費事去多加揣摩上去寫文章，又貪多，也有如古舊的一句話的原故：「不用心」，「不忠於其事」，像這樣傳統的訓勸初學者的成語，而要企求寫作的成功，當然是斷斷不可能的事了。

五月花

——為被難同學而作——

張嫻

是真實無邪的天使，將新生的氣息散播在這擾攘的人間；是一個美麗而又倔强的靈魂，膽壯的屹立在這浮囂的城市；是一支波瀾滾滾的鐵流，使大地顯現了蓬勃的生機。

你呵：這不知名的花朵，因為你生長在五月，血紅的花瓣，顯示了你的活力，「五月花」是我給你的尊號。

你生活得多麼堅强啊：我說這世界再也沒有像你這樣值得謳歌的了。

從雷聲中驚醒，從烈日中掙扎過來，你更受盡了魯夫頑童的蹂躪。但畢竟抽出了嫩芽，開出了鮮豔可貴的花朵，以新的姿態出現。

你的身世是淒涼的，你的環境是惡劣的，我說：是生命就應該來一次燃燒，像你血紅的顏色一樣，能發出多少熱就發出多少光；唯有在風雨摧殘，烈日强曝之下發展的生命，是偉大的，是值得謳歌頌的。

雖然，有朝一夕，當暴風雨高度侵襲的時候，你又要解脫了，然而你的精神是永存的，你將永遠是這世界富情感愛光明的人們唯一的希冀，何況，你已經播下了生命的種子，在遼廣大無比的人民的心田裏，他們會繼續鬥爭，把自己的光輝普照於人世間。

「五月花」，我愛你，我向你致最敬禮。